



薦蒙求表

饒列刺史李良上表

臣良言臣聞建官擇賢其來有素抗表薦
 士義或可彌爰自宗周逮茲炎漢競微茂
 異咸重儒術竊見臣境内寄住客前信列
 司馬倉參軍李瀚學藝淹通理識精究撰
 古人狀跡編成音律屬對類事無非典實
 名曰蒙求約二千言注下轉相敷演向萬
 餘事瀚家兒童三數歲者皆善諷誦談古
 策事無減鴻儒不素諳知謂疑神遇司封

真外即李華當代文宗名望夙著與作序
云不出卷而知天下豈其蒙求哉漢朝王
子淵製洞簫賦漢帝羨其文令官人誦書
近代周興嗣撰千字文亦頒行天下豈若
蒙求哉錯綜經史隨便訓釋童子則固多
弘益老成亦頗覽起予臣屬忝宗枝職備
藩扞每廣聽遠視採異訪竒未嘗遺一才
蔽片善有可甄錄不敢不具狀聞奏陛下
察臣丹誠廣達四聰之義令瀚志學開弊

善之門伏願量授一職微示勸誡臣良誠
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唐七代李華身曰
天寶五年八月一日饒州刺史李良上表

日本八王四十五代天寶八年身曰

蒙求序

趙郡李華

安平李瀚著蒙求一篇列古人言行義惡
參之聲律以授幼童隨而釋之比其終始
則經史百家之要十得其四五矣推而引
之源而流之易於諷誦形於章句不出卷
而知天下其蒙求哉

周易曰。有童蒙求我之義。李公子以其文
碎。不敢輕傳。達識者所務。訓蒙而已。故以
蒙求為名。題其首。亦每行注兩句。人名外
傳中有別事。可記者。亦此附敘之。雖不配
上文。所資廣博。從切韻東字起。每韻四字。
凡五百九十人。爾云。

子光序

前言往行。載在經史。炳若丹青。然簡編浩
博。未易研究。非真積力久。莫能撮其要。唐
李瀚。搜羅載籍。采古人行事。著為蒙求。揣
議聲韻。以類折偶。剪剔煩蕪。掇擷精英。事
跡粲然。斑斑可攷。其於屬辭備閱。不為無
補矣。然鮮究本根。類多舛訛。覽者病焉。豈
翰之所載然歟。抑亦後世傳襲之誤也。予
嘗嘉其用意。而惜其未備。於是漁獵史傳。

旁求百家窮本探源。披華食實。太抵傳記。無見而語淺謬妄者。就加是正。至於載籍之中間。有故實可以錄舉者。仍摭其一。二大者附焉。庶幾昭然若日星之麗天。煥然可觀。命曰補注。將以備遺忘而助討論。不亦文範之捷徑歟。時己酉仲冬之月辛卯吉日。徐子光序。

- 一 王戎簡要二 裴楷清通三 孔明卧龍四 呂望非熊
- 五 楊震關西六 丁寬易東七 謝安高絮八 王導公忠
- 九 匡衡鑿壁十 孫敬閉戶十一 鄧都蒼鷹十二 竊成乳虎
- 十三 周嵩狼抗十四 梁冀跋扈十五 郝超髯參十六 王珣短簿
- 十七 伏波標柱十八 傅望尋河十九 李陵初詩二十 田橫感歌
- 二十一 武仲不休二十二 士衡患多二十三 桓譚非識二十四 三商止訛
- 二十五 嵇呂命駕二十六 程孔傾盖二十七 劇孟一敵二十八 周處三害
- 二十九 胡廣補闕三十 袁安倚賴三十一 黃霸政殊三十二 梁習治最
- 三十三 墨子悲絲三十四 楊朱泣岐三十五 朱博烏集三十六 蕭芝雉隨
- 三十七 杜后生齒三十八 靈王出髭三十九 賈誼忌鵬四十 莊周畏犧
- 四一 燕昭築臺四二 鄭莊置驛四三 權靖二妙四四 岳湛連壁
- 四五 郤詵一枝四六 戴憑重席四七 鄒陽長裾四八 王符縫掖
- 四九 鳴鶴日下五十 士龍雲間五一 晉宣狼顧五二 漢祖龍顏
- 五三 鮑靚記井五四 羊祜識瓌五五 仲容青雲五六 叔夜玉山

五七 毛義奉檄 五八 子路負米 五九 江革巨孝 六〇 王覽友悌
六一 肅何定律 六二 叔孫制禮 六三 葛豐刺舉 六四 息躬歷詆
六五 管寧割席 六六 和嶠專車 六七 時苗留犢 六八 羊續懸魚
六九 樊噲排闥 七十 辛毘引裾 七一 孫楚漱石 七二 郝隆曬書
七三 枚臯詣闕 七四 充國自賚 七五 王衍風鑒 七六 許劭月旦
七七 賀循儒宗 七八 孫綽才冠 七九 太叔辯洽 八十 摯仲辭翰
八一 山濤識量 八二 毛玠公方 八三 袁盎却坐 八四 衛瓘撫牀
八五 于公高門 八六 曹參趣裝 八七 庶女振風 八八 鄒衍降霜
八九 范冉生塵 九十 晏嬰脫粟 九一 詰汾興魏 九二 鼈令王蜀
九三 不疑誣金 九四 卞和泣玉 九五 檀卿沐猴 九六 謝尚鵠鵠
九七 泰初日月 九八 李野陽秋 九九 荀陳德星 百 李郭仙舟
百一 王恠繡被 百二 張氏銅鈎 百三 丁公遽戮 百四 雍齒先侯
百五 陳雷膠漆 百六 范張雞黍 百七 周侯山嶷 百八 會稽霞舉
百九 李布一諾 百 阮瞻三語 百一 郭文遊山 百二 袁宏泊渚

百三 黃琬對日 百四 秦宓論天 百五 孟軻養素 百六 楊雄草玄
百七 向秀聞笛 百八 伯牙絕絃 百九 郭槐自屈 百 南郡猶憐
百一 魯恭馴雉 百二 宋均去獸 百三 廣客蛇影 百四 殷師牛鬪
百五 元禮模楷 百六 李彥領袖 百七 魯褒錢神 百八 崔烈銅臭
百九 梁竦廟食 百 趙溫雄飛 百一 枚乘蒲輪 百二 鄭均白衣
百三 陵母伏劍 百四 軻親斷機 百五 齊后破壞 百六 謝女解圍
百七 鑿齒尺牘 百八 荀勗音律 百九 胡威推縑 百 陸績懷橘
百一 羅含吞鳥 百二 江淹夢筆 百三 李廙清負 百四 劉麟高率
百五 蔣詡三逕 百六 許由一瓢 百七 楊僕移關 百八 杜預建橋
百九 壽王議鼎 百 杜林駁堯 百一 西施捧心 百二 孫壽折腰
百三 靈輒扶輪 百四 魏顆結草 百五 逸少傾寫 百六 平子絕倒
百七 澹臺毀壁 百八 子罕辭寶 百九 東平為善 百 司馬稱好
百一 公超霧市 百二 魯般雲梯 百三 田單火牛 百四 江迨蒸雞
百五 蔡裔墮盜 百六 張遼止啼 百七 陳平多轍 百八 李廣成蹊

百六九陳遵投轄百十山簡倒載百三淵客泣珠百二交甫解佩
百三龔勝不屈百四孫寶自刻百五呂安題鳳百六子猷尋戴
百七董宣疆項百八翟璜直言百九紀昌貫虱百十養由號後
百一馮衍歸里百二張昭塞門百三蘇韶鬼靈百四盧充幽婚
百五震畏四知百六秉去三惑百七柳下直道百八叔敖陰德
百九張湯巧詆百十杜周深刻百三王尹京百二鮑糾慝
百三孫康映雪百四車胤聚螢百五李充四部百六井春五經
百七谷永筆札百八顧愷丹青百九戴逵破琴百十謝敷應星
百二阮宣杖頭百三畢卓甕下百四文伯羞鬻百五孟宗寄鮓

標題徐狀元補注蒙求卷上

王戎簡要

裴楷清通

晉書王戎字濬冲琅邪臨沂人幼而穎悟神彩秀徹視日不
眩裴楷見而目之曰戎眼爛爛如巖下電阮籍素與戎父渾
為友戎年十五隨渾在郎舍少籍二十歲籍與之交籍每適
渾去輒過視戎良久然後出謂渾曰濬冲清賞非鄉倫也共
鄉言不如共阿戎談至司徒
晉裴楷字叔則河東聞喜人明悟有識量少與戎齊名鍾會
薦於文帝辟相國掾及吏部郎缺帝問會會曰裴楷清通王
戎簡要皆其選也於是用楷楷風神高邁容儀俊爽博涉羣
書特精理義時謂之王人又稱見叔則如近玉山映照人也
轉中書郎出入官省見者肅然改容武帝登祚探策以下世
數多少既而得一帝不悅羣臣失色楷曰臣聞天得一以清

地得一以寧王侯得一以為天下負帝大悅累遷中書令侍中

孔明卧龍

四 呂望非熊

梁父吟
齊景公有
魯生陳向強
顧治子公孫
振 晏嬰

博陵崔州平
穎川徐庶

蜀志諸葛亮琅邪陽都人躬耕隆畝好為梁父吟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惟崔州刺史徐庶與亮友善謂為信然時先主屯新野徐庶見之謂曰諸葛孔明卧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宜枉駕顧之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與計事善之於是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悅先主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勿復言及稱尊號以亮為丞相漢晉春秋曰亮家南陽鄧縣襄陽城西號曰隆中六韜曰文王將田史編布卜曰田於涇陽將大得焉非龍非彫非虎非熊兆得公侯天遣汝師以之佐昌施及三王文王曰兆致是也史編曰編之太祖史疇為禹占得臯陶兆比於此文王乃齋三日田於涇

武
六韜文上竟
虎豹大

陽卒見太公坐茅以漁文王勞而問之乃載與歸立為師舊本作非熊非罷疑流俗承誤後世莫知是正耳按後漢崔駰達旨辭曰或以漁父見兆於元龜注云西伯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騶非熊非罷所獲霸王之輔所謂非熊蓋本諸此

楊震關西

六 丁寬易東

後漢楊震字伯起弘農華陰人少好學明經博覽無不窮究諸儒為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常客居於湖不谷州郡禮命數十年眾謂之晚暮而志愈篤後有鶴雀嘴三鱸魚飛集講堂前都講取魚進曰蛇鱸者卿大夫服之象也數三者法三合也先生自此外矣年五十乃始仕州郡安帝時為太尉前漢丁寬字子襄梁人初梁項生從田何受易時寬為項生從者讀易精敏材過項生遂事何學成東歸何謂門人曰易已東矣寬復從周王孫受古義號周氏傳景帝時為梁孝王

將軍作易說二萬言訓詁舉太詛而已

謝安高紫

王導公忠

晉書謝安字安石陳國陽夏人年四歲桓彝見而嘆曰此兒風神秀徹後當不減王東海王導亦深器之由是少有重名初辟除並以疾辭有司奏安被召歷年不至禁錮終身遂棲遲東土常往臨安山中放情丘壑然每遊賞必以妓女從時弟萬為西中郎將愬藩任之重安雖處衡門名出其右有公輔望年四十餘始有任志征西大將軍桓溫請為司馬朝士咸送中丞高崧戲之曰卿屢違朝旨高卧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蒼生今亦將如卿何安有愧色後拜吏部尚書時孝武立政不自已桓溫威振內外安盡忠匡翼終能輯穆進中書監錄尚書事苻堅率眾次淮肥加安征討大都督既破堅以物統功進太保薨贈大傳謚文靖

晉王導字茂弘光祿大夫覽之孫少有風鑒識量清遠陳留高士張公見而奇之謂其從兄敦曰此兒容貌志氣將相之器也元帝為琅邪王與道素相親善導知天下已亂遂傾心推奉潛有興復之志帝亦雅相器重會帝出鎮下邳請道為安東司馬軍謀密策知無不為帝常謂曰卿吾之蕭何也累遷中書監錄尚書事及帝登尊號百官陪列命導外御床共坐道固辭曰若大陽下同萬物蒼生何由仰照帝乃止進位司空

王衡鑿壁

孫敬閉戶

前漢王衡字稚圭東海承人父世農夫至衡好學家貧庸侷以供資用尤精力過絕人諸儒為之語曰無說詩匡鼎來匡語詩解人願射策甲科元帝時為丞相西京雜記曰衡勸學無燭鄰舍有燭而不逮衡乃穿壁引其光而讀之邑大姓文

不識名家富多書衡乃與其客作而不求償願得書遍讀之
主人感歎資給以書遂成大學

楚國先賢傳孫敬字文寶常閉戶讀書睡則以繩繫頸懸之
梁上嘗入市市人見之皆曰閉戶先生來也辟命不至

十一 鄧都蒼鷹
十二 竇成乳虎

前漢鄧都河東大陽人景帝時為中郎將敢直諫面折大臣
於朝遷中尉是時民撲畏罪自重而都獨先嚴酷致行法不
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皆側目而視號曰蒼鷹拜鷹門太守
匈奴素聞都節舉邊為引去竟都死不近鷹門匈奴至為偶
人象都令騎馳射莫能中其見憚如此匈奴患之乃中都
漢法卒斬之
前漢竇成南陽穰人以郎謁者事景帝好
氣為小吏必陵其長吏為人上操下急如束溼薪為中尉其
治效鄧都其廢弗如武帝即位徙為內史外戚多毀其短抵

罪後上欲以為郡守公孫弘曰臣為小吏時成為濟南都尉
其治如狼牧羊不可使治民上乃拜為關都尉歲餘關東吏
隸郡國出入關者號曰寧見乳虎無值竇成之怒其暴如此

十三 周嵩狼抗
十四 梁冀跋扈

晉書周嵩字仲智兄顓字伯仁汝南安成人中興時顓等並
列貴位嘗冬至置酒其母舉觴賜三子曰吾本渡江託足無
所不謂爾等並貴列吾目前吾復何憂嵩起曰恐不如尊旨
伯仁志大而才短名重而識闇好乘人之弊非自全之道嵩
性抗直亦不容於世唯阿奴碌碌當在阿母目下耳阿奴嵩
弟謨小字也後顓嵩並為王敦所害謨歷侍中護軍世說抗
直作狼抗晉書周顓傳處仲剛愎強忍狼抗無上處仲王敦
字也
後漢梁冀字伯卓褒親惑侯竦之
元孫為人鳶肩豺目洞精瞠眦口吟舌拜天將軍後暴滋

甚冲帝崩奠上質帝少聰惠知冀驕橫當朝羣臣曰冀曰此
跋扈將軍也冀聞深惡之遂燒殺復立桓帝而枉害太尉李
固杜喬海內嗟懼其四方調發歲時貢獻皆先輸上第於冀
乘輿乃其次焉一門前後七封侯三皇后六貴人一將軍在
位二十餘年窮極滿盛威行內外百僚側目莫敢違命天子
恭已不得有所親豫帝既不平之後發怒誅冀中外宗親無
長少皆奔市他連及公卿列校刺史二千石死者數十人故
吏賓客免黜者二百餘人朝廷為空收冀財貨二十餘萬以
充王府用減天下稅租之半

郝超髯參

王珣短簿

晉書郝超字景興大尉鑒之孫少卓犖不羈有曠世之度善
談論義理精微大司馬桓温辟為參軍温英氣高邁空有所
推與超言常謂不能測遂傾意禮待超亦深自結納時王珣

為温主簿亦為温所重府中語曰髯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
能令公怒超髯珣短故也

晉王珣字元琳

丞相道之孫弱冠與謝玄為温掾温嘗謂之曰謝掾年四十
必擁旄杖節王掾當作黑頭公皆未易才也孝武時為僕射
領吏部帝雅好典籍以才學文章見昵夢人以大筆如掾與
之既覺語人曰此當有大手筆事俄而帝崩哀冊謚議皆珣
所草玄字幼度少穎悟為叔父安所器重安嘗戒約子姪因
曰子弟亦何預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諸人莫有言者玄荅曰
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庭堦耳安悅時苻堅入寇朝廷
求文武良將可以鎮禦北方安乃以玄應舉累進冠軍將軍
為前鋒都督與從弟輔國將軍琰決戰肥水南堅眾奔潰弃
甲霄遁聞風聲鶴唳皆以為王師已至進號前將軍

伏波標柱

博望尋河

後漢馬援字文淵扶風茂陵人少有大志嘗謂賓客曰丈夫
為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建武中歷虎賁中郎將數被進見
為入明鬚髮眉目如畫閑於進對又善兵策帝嘗言伏波論
兵與我意合有謀未嘗不用後交阯女子徵側等反蠻夷皆
應之拜援為伏波將軍擊破之封新息侯援乃擊牛醢酒勞
饗軍士將樓船戰士進擊餘黨嶠南悉平後復請擊武陵五
溪蠻夷時年六十二帝愍其老援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帝令
試之援捷鞍顧眄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也遂遣征
之進營壘頭會暑甚中病卒廣州記曰援到交阯立銅柱為
漢之極界
前漢張騫漢中人建元中為郎武帝方欲
事滅胡廼募能使者騫應募使月氏徑匈奴留十餘歲持漢
節不失因與其屬亡鄉月氏後亡歸拜太中大夫騫身所至
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具為天子
言其地形所有元朔中以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

軍得以不乏封博望侯賈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高二
千五百里餘日月所相避隱為光明也自張騫使大夏之後
窮河源悉所謂睹崑崙者乎舊注云得支機石歸未詳所出

李陵初詩

田橫感歌

前漢李陵字少卿前將軍廣之孫少為侍中建章殿監善騎
射愛人謙遜下士甚得名譽武帝以為有廣之風拜騎都尉
天漢二年將步卒五千人征匈奴戰敗遂降焉初陵與蘇武
俱為侍中武使匈奴明年陵降後昭帝立與匈奴和親武得
還漢陵以詩贈別曰攜手上河梁游子暮何之徘徊路側
恨恨不得辭晨風鳴北林燭燿東南飛浮雲日千里安知我
心悲武別陵詩曰雙鳧俱北飛一鳧獨南翔子當留斯館我
當歸故鄉一別如秦胡會見何渠央愴恨切中懷不覺淚霑
裳願子長努力言笑莫相忘五言詩蓋自此始

前漢田橫狄人故齊王田氏之族秦末自立為齊王漢將灌嬰敗橫軍遂平齊地橫懼誅與其徒居海島中高帝召之迺與其客二人乘傳詣洛陽謝使者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王為天子而橫為亡虜其愧已甚遂自剄令客奉其頭奏之高帝為之流涕以王禮葬之拜其一客為都尉既葬一客穿其冢旁皆自剄其餘五百人在海中聞橫死亦皆自殺李周翰曰橫自殺從者不敢哭而不勝哀故為悲歌以寄情右廣之為薤露蒿里歌以送終至李延年分為二等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挽柩者歌之因呼為挽歌

武仲不休

士衡患多

後漢傅毅字武仲扶風茂陵人少博學肅宗傳召文學之士以毅為蘭臺令史拜郎中與班固賈逵共典校書毅追羨明帝功德最盛而庶頌未立乃依清廟作顯宗頌十篇奏之由

是文雅顯於朝廷魏文帝典論曰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傅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而固小之與弟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為蘭臺令史下筆不能自休

晉陸機字士衡吳郡

人小司馬抗之子身長七尺其聲如鐘少有異才文章冠世與弟雲俱入洛造太常張華華素重其名如舊相識曰伐吳之役利獲二人遂薦之諸公又詣侍中王濟濟指羊酪謂曰吳中何以敵此荅云千里尊羹未下盍鼓時人稱為名對機天才秀逸辭藻宏麗華嘗謂之曰人之為文常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弟雲嘗與書曰君苗見兄文輒欲燒其筆硯華薦之諸公累遷中書郎後成都王穎起兵討長沙王乂假機後將軍河北大都督機以羈旅入官頓居羣士之右皆有怨心譖之於穎穎怒使入收機機歎曰華亭鶴唳豈可復聞乎遂遇害初機有駿犬名黃耳既羈寓京師久無家問笑語犬曰我家絕無書汝能齋書取消息否犬搖尾作聲機乃為書以

竹筒盛之繫其頸犬尋路南走遂至家得報還洛後以為常

桓譚非讖

王商止訛

後漢桓譚字君山沛國相人好音律世祖即位拜議郎給事中後詔會議靈臺所處時帝方信讖多以決定嫌疑謂譚曰吾欲識决之何如譚曰臣不識讖帝問其故譚復極言讖之非經帝大怒曰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叩頭流血乃得解出為六安郡承卒

前漢王商字子威

涿郡蠡吾人成帝時為左將軍京師民無故相驚言大水至百姓奔走相蹂躪老弱號呼長安中大亂天子召公卿議大將軍王鳳以為太后與上及后宮可御艇令吏民上長安城以避水商曰自古無道之國水猶不冒城郭今政治和平世無兵革上下相安何因有大水暴至此必訛言上迺止果訛言上羨壯商之固守數稱其議而鳳大慙後為丞相為人多

質有威量長八尺餘身體鴻大容兒過人單于來朝商坐未央廷中單于前拜謁商仰視大畏之遷延却退上聞歎曰真漢相矣鳳然商陰求其短卒為所中免相薨

嵇呂命駕

程孔傾蓋

晉書嵇康字叔夜撫國鍾人性巧而好鍛宅中有一柳樹甚茂乃澆水園之每夏月居其下以鍛東平呂安服其高致每相思輒千里命駕康友而善之家語曰孔子之鄉遭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甚相親顧謂子路曰取束帛以贈先生

劇孟一敵

周處三害

前漢劇孟洛陽人以俠顯吳楚又時條侯周亞夫為大尉東將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劇孟吾知其無能為已天下騷動大將軍得之若一敵國晉周處字子隱

義興陽羨人。膂力絕人，不修細行。州曲患之，處自知為人所惡，慨然有改勵之志。謂父老曰：「今時和歲豐，何苦自不樂？」老父歎曰：「二害未除，何樂之有？」處曰：「何謂也？」答曰：「南山白額猛虎，長橋下蛟并子為二矣。」處曰：「吾能除之。」乃入山射殺猛虎，投水搏殺蛟，遂勵志好學。有文思，志存義烈，言必忠信，克已。昔年州府交辟，仕吳為御史中丞。允所糾劾，不避寵戚。及氏人齊萬年反，朝臣惡處強直，皆曰：「處名將子，忠烈果毅，乃使隸夏侯駿西征，伏波將軍孫秀謂之曰：『卿有老母，可以此辭處曰：』忠孝之道安得兩全？既辭親事，君父母安得而子乎？已而戰敗，左右勸退，處按劍曰：『此吾效節授命之日，何退之為？且古者良將受命，凶門以出，蓋有進無退也。諸君負信執必，不振我為大臣，以身徇國，不亦可乎？遂力戰而沒，追贈平西將軍。」

胡廣補闕

袁安倚賴

後漢胡廣字伯始，南郡華容人。察孝廉，試章奏。安帝以廣為天下第一，累為三公，年已八十，而心力克壯。性溫恭，謹素，常遜言，恭色達練，事體明解。朝章雖無善道之風，屢有補闕之益。故京師諺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及共李固、趙戒、杜喬、議立清河王棟，而蠡吾侯志取梁冀，妹冀欲立之。廣戒憚冀，皆曰：「惟大將軍令獨固與喬堅守本議，竟立蠡吾侯，是為桓帝。」以此譏毀於時。自在公台三十餘年，歷事安、順、冲、質、桓、靈六帝，凡一履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天尉，又為太傅。其所辟命，皆天下名士，與故吏陳蕃、李咸並為三司。蕃等每朝會，輒稱疾避廣，時人榮之。後漢袁安字邵公，汝南汝陽人。嚴重有威，見敬於州。甲肅宗末，為司空，遷司徒。和帝時薨，初安以天子幼弱，外戚擅權，每朝會進見，及與公卿言國家事，未嘗不噫嗚流涕。自天子及大臣皆倚賴之。及薨，朝廷痛惜焉。初安父沒，訪求葬地，道逢三書生問安何之，安

告之生乃指一處云葬此地當世為上公須臾不見安異之
於是葬其地故累世隆盛

黃霸政殊

梁習自治最

前漢黃霸字次公淮陽陽夏人武帝末以待詔入錢賞官補
侍郎謁者後復入穀補左馮翊二百石卒史馮翊以霸入財
為官不署右職使領郡錢穀計簿書正以廉稱宣帝時擢揚
州刺史以賢良高弟為潁川太守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外寬
內明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為天下第一徵守京兆尹坐貶
秩歸潁川前後八年郡中愈治是時鳳凰神爵數集郡國潁
川尤多天子以霸治行終長者下詔稱揚賜爵關內侯黃金
百斤秩中二千石後為丞相霸材長於治民及為相總綱紀
號令風采不及丙魏于定國功名損於治郡
魏志梁習字子虞陳郡柘人以別部司馬領并州刺史齊肅

幹荒亂之餘胡狄在界張雄跋扈吏民亡叛入其部落兵家
擁眾作為冠害更相扇動往往其時習到官誘喻招納皆禮
召其豪右稍相薦舉使詣幕府邊境肅清百姓布野勤勸農
桑令行禁止貢達名士咸顯於世大祖嘉之賜爵關內侯更
拜為真長老稱詠以為自所聞識刺史未有及習者文帝時
復為刺史政治常為天下最舊本習作集誤

墨子悲絲

楊朱泣歧

淮南子曰楊子見遠路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以北墨子見
練絲而泣之為其可以黃可以墨高誘曰憫其本同而未異

朱博烏集

蕭芝雉隨

前漢朱博字子元杜陵人哀帝時御史府吏舍百餘區井水
皆竭又其府中列柏樹常有野烏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

號曰朝夕烏鳥去不來者數月。長老異之後，二歲餘，博為大司空，奏言：高皇帝置御史大夫位次丞相，今中二千石未更御史大夫而為丞相，權輕非所以重國政也。臣以為大司空官可罷，復置御史大夫，遵奉舊制，臣願盡力以為百僚率從之。廼更拜博御史大夫，後為丞相，坐事自殺。
前漢蕭廣濟孝子，傳蕭芝至孝，除尚書郎，有雉數千頭，飲啄宿止當上直，送至岐路，及下直，入門飛鳴車前。

杜石生齒

靈王山出髭

晉書：成恭杜皇后諱陵陽，鎮南將軍預曾孫。石少有姿色，然長猶無齒，有來求者輒中止。及帝納采之日，一夜齒盡生。在位六年無子，先是三吳女子相與簪白花，望之如素，祭傳言：天公織女死為之著服，至是而后崩。
在氏傳：王子朝曰：定王六年秦人降妖曰：周其有靈王亦克能修其職，諸侯

服享。一世供職王室，其有間王位，諸侯不圖而受其亂，災至千靈王生而有靈王，其神聖無匹於諸侯。靈王景王克終其世。

賈誼忌鵬

莊周畏犧

前漢賈誼，雒陽人，年十八能誦詩書，屬文稱於郡中。河南守吳公聞其秀材，召置門下，及為廷尉，廼言誼年少，頗通諸家書。文帝召為博士，每詔令，儀下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為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出諸生以為能。帝說之，超遷歲中至大中大夫，誼以為漢興當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興禮樂，廼草具其儀，帝謙讓未皇也。然諸法令所更定，皆誼發之。天子以誼任公卿之位，終灌之屬，害之於是，上亦疎之，不用其議，以為長沙王太傅。三年有服，飛入舍，止於坐隅，服似鴉，不祥鳥也。誼既適居長沙，卑濕自傷，悼以為壽不得長，廼為賦以自廣。歲餘，帝思誼，徵之，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因感鬼神。

議論

論

註

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迺拜誼。梁王大傳。死年三十二。孔臧鴟賦云。昔賈生有識之士。忘茲服鳥。莊子曰。或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綉。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為孤犢。其可得乎。史記曰。莊周蒙人。嘗為蒙漆園吏。與梁惠王同時。其學本於老子。著書率寓言。洗泮自恣。以適己。故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為相。周引此辭應之。郭象云。樂生者。畏犧而辭聘。

燕昭築臺

鄭莊置驛

史記燕昭王即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齊國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誠得賢士。以共國。以雪先王之耻。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隗曰。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况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隗。即築宮而師事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趨燕。後與秦楚三晉合謀伐齊。敗之。齊城之不下者。唯聊。首即墨。餘皆屬燕。孔文舉與曹公書曰。昭王築臺以尊郭隗。鮑昭樂府曰。豈伊白壁。賜將起黃金臺。注云。燕昭王置千金於臺上。以延天下之士。

釋魏超是
三晉云云

前漢鄭當時字莊。陳人。孝文時。以任俠自喜。脫張羽於厄。聲聞梁楚。聞孝景時。為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郊。請謝賓客。夜以繼日。常恐不徧。其知友皆大夫。行天下有名之士。武帝時。遷大司農。當時為太吏。戒門下客。至亡貴賤。亡留門者。執賓主之禮。以其貴。下人。其推轂士及官屬丞史。常引以為賢。於已聞入之。善言進之上。唯恐後。山東諸公。以此翕然稱鄭。並後陷罪。起為汝南太守。卒家亡餘財。先是下邳翟公為廷尉。賓客亦填門。及廢門外。可設爵羅。石復為

廷尉客欲往霍公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迺知交情一貧一富迺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

四三 權靖一妙

四四 岳湛連璧

晉書術瑾字伯玉河東安邑人武帝時拜尚書令加侍中性嚴整以法御下視尚書若參佐郎若掾屬瑾學問深博明習文藝與尚書郎索靖俱善書書時號一臺二妙漢末張芝亦善草書論者謂瑾得伯英筋靖得伯英肉瑾筆勝靖然有楷法遠不能及靖靖字幼安敦煌人少有逸羣之量與鄉人汜衷張亮索紉索末俱詣大學名馳海內號稱敦煌五龍靖該博經史舉賢良對策高第累遷遊擊將軍伯英芝字也

晉潘岳字安仁滎陽中牟人少以才穎見稱鄉邑號為奇童謂終賈之儔也夏侯湛字孝若譙國譙人幼有盛才文章宏富善構新詞義容觀與潘岳友善每行止同輿接茵京都謂之連璧岳姿儀辭藻絕麗少時常挾彈出洛湯道婦人遇之者皆連手縈繞投之以果滿車而歸舉秀才名冠世為眾所疾棲遲十年出為河陽令負其才鬱鬱不得志後至黃門侍郎湛舉賢良對策中第終散騎常侍

四五 郤詵一枝

四六 戴憑重席

晉書郤詵字廣基濟陰單父人博學多才壞偉凋黨少拘細行刑郡禮命並不應恭始中舉賢良對策上第拜議郎遷雍州刺史武帝於東堂會送問詵曰卿自以為何如詵對曰臣舉賢良對策為天下第一猶桂林一枝昆山片玉常笑詵在任威嚴明斷甚得聲譽古飲謂桂樹多子片松明堂蓋卻詵自負之辭故侍中思其不敬凌克詵官後漢戴憑字次仲汝南平輿人光武時舉明經試博士後拜侍中正且朝賀百僚畢會帝令郡臣能說經者更相難詰義有不通輒奪其席以益通者憑遂重坐五十餘席故京師為

按系傳帝笑之下侍中奏免詵官帝曰吾已之哉耳

倪廣身大身也通作瓊

之語曰解經不窮戴侍中舊本憑作馮誤

鄒陽長裾

王符縫掖

案是漢傳考
之時太子見
侍侍自太子飲
博太子師傳
皆楚之輕悍又
秦驕博爭道
不恭自太子
引博自提太子
子殺之於是道
喪得茶至矣
王王曰之林
不與京師

前漢鄒陽齊人為人有智略慷慨不苟合漢與諸侯王皆自
治民聘賢果王灑招致四方游士陽仕吳以文辯著名久之
吳王以太子事怨望稱疾不朝陰有邪謀陽奏書諫略曰今
臣盡智畢議易精極慮則無國不可奸飾固陋之心則何王
之門不可曳長裾乎然臣所以歷數王之朝背淮千里而自
致者非惡臣國而樂吳民也竊高下風之行尤說太王之義
願大王無忽主不納陽乃去從梁孝王卒為上客
後漢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少好學有志操耿介不同於
俗以此遂不得奸進乃隱居著書二十餘篇以譏當時失得
號潜夫論後度遼將軍皇甫規解官歸鄉人有以貨得鴈門
太守者亦去職還家書刺謁規規卧不迎既入而問卿前在

是履也云履不
著

郡食鴈羨乎有頃又白王符在門規素聞符名乃驚遽而起
衣不及帶屣履出迎接符手而還與同坐極歡時人為之語
曰徒見一千石不如一縫掖言書生道義之為貴也後竟不在

鳴鶴日下

士龍雲間

晉書陸雲字士龍六歲能屬文性清靜有才理少與兄機齊
名雖文章不及機而持論過之號二陸幼時吳尚書薛鴻見
而奇之曰此兒若非龍駒是鳳雛後舉雲賢良吳平入洛雲
與荀隱未相識嘗會張華坐華曰今日相遇可勿為常談雲
因抗聲曰雲間陸士龍隱曰日下荀鳴鶴鳴鶴隱字也雲又
曰既聞青雲觀白雉何不張爾弓挾爾矢隱曰本謂是雲龍
騃騃乃是山鹿野麋獸微弩強是以發遲華撫手大笑刺史
周俊召為從事謂人曰士龍當今之顏子也官至中書侍郎
與機同被害初雲嘗行還宿故人家夜暗迷路莫知所從忽

本傳詳
如淳曰
政易以
精是也
謀也

望章中有火趣之至一家奇宿見一年少羨風姿共談老子辭致深遠向曉辭去行十許里至故人家云此數十里中無人居雲意始悟却尋昨宿處乃王弼家雲本無文學自此談老殊進

晉宣狼顧

漢祖龍顏

晉宣皇帝諱懿字仲達河內溫縣孝敬里人姓司馬氏少聰明多大略博學洽聞漢末大亂常慨然有憂天下心魏武為丞相辟為文學掾累遷相國武帝受禪上尊號曰宣皇帝帝內急而外寬猜已而權變魏武察帝有雄豪志聞有狼顧相欲驗之乃召使前行令反顧面正回後而身不動又嘗夢二馬同食一槽甚惡焉曰謂太子不曰司馬懿非人臣也必預汝家事太子素與帝善每相全佑故免前漢高祖諱邦字季沛豐邑中陽里人姓劉氏母媪嘗息大

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父太公往視則見交龍於上已而有娠遂產高祖隆準而龍顏美鬚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寬仁愛人意豁如也常有天度不事家人生產作業

鮑靚記井

羊祜識環

晉書鮑靚字太玄東海人年五歲語父母云本是曲陽李家兒九歲墮井死其父母訪問皆符驗靚學兼內外明天文河洛書後遷南海太守嘗見仙人陰君授道訣百餘歲卒晉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世吏二千石至祜九世並以清德聞祜年五歲時令乳母取所弄金環乳母曰汝先無此物祜即請鄰人東垣桑樹中探得之主人驚曰此吾亡兒所失物云何持去乳母具言之李氏悲時人異之謂李氏子即祜之前身也祜博學能屬文魏高貴鄉公時公車徵拜中書侍郎武帝有滅吳之志以祜都督荊州諸軍車出鎮南夏累

進征南大將軍南城侯平贈太傅初有善相墓者言祐祖墓
所有帝王氣若鑿之則無後祐遂鑿之相者見曰猶出折臂
三公祐竟隨馬折臂仕至公而無子祐樂山水每風景必造
峴山置酒言詠終日不倦襄陽百姓於祐平生遊憩之所建
碑立廟歲時享祀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預因名爲墮淚碑
荊州人爲祐諱名云

仲容青雲

叔夜玉山

晉書阮咸字仲容陳留尉氏人任達不拘與叔父籍爲竹林
之游當世譏其所爲咸與籍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富而
南阮貧七月七日北阮盛曬衣服錦綺絜自咸以率挂大布
犢鼻褌於庭曰未能免俗歷散騎侍郎妙解音律善彈琵琶
雖處世不交人事唯共親知絃歌酣宴而已荀勗每與咸論
音律自以爲遠不及疾之出補治平太守顏延年作五君詠

其一曰仲容青雲器實稟生民秀達音何用深識微在金奏
郭奕已心醉山公非虛觀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
晉書康字叔夜有奇才遠邁不羣表詞氣有風儀而土木形
骸不自藻飾人以爲龍章鳳姿天質自然恬靜寡欲含垢匿
瑕寬簡有大量博覽該通長好老莊與魏宗室習拜中散大
夫所與交者唯阮籍山濤預其流者向秀劉伶阮咸王戎爲
竹林之遊世所謂竹林七賢也戎與叔夜居山陽二十年未
嘗見其喜愠之色世說曰叔夜之爲人嶷嶷若孤松之獨立
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將頽

毛義奉檄

子路負米

後漢毛義字以節廬江人家貧以孝行稱南陽張奉慕其名
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爲守令義奉檄而入喜動顏
色奉者志尚士也心賤之自恨來固辭而去及義母死去官

行服數辟公府為縣令進退必以禮後舉賢良公車徵不至
張奉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乃為親屈所謂家貧親
老不擇官而仕者也章帝下詔褒寵義賜穀千斛常以八月
長吏問起居加賜羊酒壽終于家

家語仲由字子路見孔子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休家貧親
老不擇祿而仕昔由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實為親負米
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
坐列鼎而食願欲食藜藿為親負米不可得也子曰由也事
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

江革巨孝 王覽友弟

後漢江革字次翁齊國臨淄人少失父獨與母居遭亂負母
逃難備歷阻險常採拾以為養數遇賊或劫欲將去革輒涕
泣言有老母鮮氣愿款有足感動人者賊不忍犯之革轉客

下邳窮貧裸跣行傭以供母建武末與母歸鄉里至歲時縣
當案比革以母老不欲搖動自在轅中輓車不用牛馬由是
鄉里稱江巨孝及母終舉賢良方正遷同馬長史肅宗崇禮
之拜諫議大夫賜告歸因謝病常以八月長吏存問致羊酒
以終厥身巨孝之稱行於天下舊本巨作忠非

晉王覽字玄運母朱遇兄祥無道覽年數歲見祥被楚撻輒
涕泣搃持每諫其母母少止凶虐朱屢以非理使祥覽輒與
俱又虐使祥妻覽妻亦趨而共之朱患之乃止祥喪父後漸
有時譽朱深疾之密使酖祥覽知之徑起取酒祥疑其有毒
爭而不與朱遽奪反之自後朱賜祥饌覽輒先嘗覽孝友恭
恪名亞於祥仕至光祿大夫門施行馬

蕭何定律 叔孫制禮

前漢高祖初入關約法三章曰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獨

削煩苛秦民大悅其後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禦姦於是相國蕭何據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高祖布衣時何數以吏事護高祖高祖為沛公何嘗為丞督事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強弱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得秦圖書也高祖即位論功行封以何功最盛先封爵侯

前漢叔孫通薛人秦時以文學待詔博士降漢拜博士號稷嗣君漢王為皇帝悉去秦儀法為簡易群臣飲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上益厭之通說上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使徵魯諸生與其弟子為綿絕野外習之月餘通曰上可試觀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群臣朝十月行禮畢置酒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謂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無敢喧譁失禮者帝曰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拜通為奉常賜金五百斤

六三

葛豐刺舉

六四

息躬歷詆

前漢諸葛豐字少季琅邪人以明經為郡文學特立剛直元帝擢為司隸校尉刺舉無所避京師為之語曰問何闊逢諸葛上嘉其節加拜光祿大夫

前漢息躬字

子微河內河陽人少為博士弟子受春秋通覽記書哀帝擢光祿大夫給事中上疏歷詆公卿大臣曰方今丞相王嘉建而蓄縮不可用御史大夫賈延隨弱不任職左將軍公孫祿司隸鮑宣皆外有直項之名內實駭不曉政事諸曹以下僕邀不足數卒有強弩圍城長戟指關陛下誰與備之

六五

管寧割席

六六

和嶠專車

世說管寧字幼安與華歆共園鋤菜見地有金寧揮鋤與

瓦石不異歆捉而擲之又嘗同席讀書有乘軒冕過門者寧讀書如故歆廢書而看寧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寧歆那原俱遊學二人相善故時人號為一龍謂寧為龍頭原為龍腹歆為龍尾

晉和嶠字長輿汝南西平人少有風格厚自崇重有盛名於世朝野許其能整風俗理人倫庾歆見而歎曰嶠森森如千丈松雖裸柯多節目施之大厦有棟梁之用累遷中書令武帝深器遇之舊監令共車入朝時荀勗為監嶠鄙其為人以意氣加之每同乘高抗專車而坐乃使監令異車自嶠始也

時苗留犢

羊續懸魚

魏略時苗字德雷鉅鹿人少清白為人疾惡建安中為壽春令行風靡其始之官乘薄輦車黃犢牛布被囊歲餘牛生一犢及去留其犢謂主簿曰今來時本無此犢犢是淮南所

生時人皆以為激然由是名聞天下後遷中郎將

後漢羊續字興祖太山平陽人為南陽太守班宣政令候民病利百姓歎服常敝衣薄食車馬羸敗府丞嘗獻其生魚續受而懸之於庭後又進之續乃出前所懸者以杜其意帝欲以為太尉時拜三公者皆輸東園禮錢千萬令中使督之名為左驢其所之往輒迎致禮敬厚加贈賂續乃坐使於單席舉縕袍示之曰臣所資唯斯而已以此故不登公位

樊噲排闥

辛毗引裾

前漢樊噲潁川人以屠狗為事從高祖定天下以功封舞陽侯帝嘗病惡見人卧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羣臣羣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噲乃排闥直入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官者卧噲等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且陛下疾甚不見臣等計事顧獨與一官者

絕乎且獨不見趙高之事乎帝笑而起初帝已定關中項王至怒欲攻之帝從百餘騎見羽鴻門亞父范增令項莊拔劍舞欲擊帝項伯常屏蔽之嘗聞事急持盾直入怒甚羽壯之賜以卮酒彘肩嘗飲酒拔劍切肉食之曰臣死且不辭豈特卮酒乎帝如廁麾嘗出獨騎馬嘗等步從山下走歸霸上軍是日微嘗幾殆

魏志平見字佐治潁川陽翟人文帝踐阼遷侍中帝欲徙冀州士家十萬戶實河南時連蝗民飢郡司以為不可而帝意甚盛嘗與朝臣俱求見帝知其欲諫作色以見之皆莫敢言嘗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之左右廁之謀議之官安得不與臣議臣所言非私乃社稷之慮也帝不谷起入內殿隨而引其裾帝遂奮衣不還良久乃出曰卿持我何太急邪嘗曰今徙既失民心又無以食帝遂徙其半嘗從帝射雉帝曰射雉樂哉嘗曰於陛下其樂都下甚苦帝默然後遂乃為之稀出終衛尉

孫楚漱石

郝隆曬書

晉書孫楚字子荆太原中都人少藻卓絕爽邁不羣多所陵傲缺鄉曲之譽年四十餘始參鎮東軍事終馮翊太守初楚少時欲隱居謂王濟曰當欲枕石漱流誤云漱石枕流濟曰流非可枕石非可漱楚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厲其齒

隆七月七日出日中仰臥問其故曰我曬腹中書也

枚臯詣闕

充國自焚

前漢枚臯字少孺至長安上書北闕自陳枚臯之子始乘死詔問乘子無能為文者乘在梁時取臯母為小妻及東歸臯母不肯隨留與母居上得大喜召入見待詔因賦殿中詔使賦平樂觀善之拜為郎使匈奴臯不通經術詠笑類俳倡為

賦頌好嫚戲以故得媒驢貴幸比東方朔郭舍人等
 前漢趙充國字翁孫隴西上邽人善騎射補羽林為入沉勇
 有大略少好將帥之節而學兵法通知四夷事宣帝時為後
 將軍封營平侯神爵初諸羌背叛犯塞時充國年七十餘上
 老之使御史大夫丙吉問誰可將者充國對曰亡踰於老臣
 者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充國常以遠斥候為務行必為
 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遂至西部
 都尉府日饗軍士士肯欲為用虜數挑戰充國堅守捕得生
 口言羌豪相責曰語汝亡反今天子遣趙將軍來年八九十
 矣善為兵今請欲一聞而死可得邪充國引兵至先零虜奔
 車重赴水溺死者數百降斬五百餘後罕升不煩兵而下遂
 上屯田便宜十二事上聽其計後罷屯兵振旅而還乞骸骨
 賜安車駟馬黃金寵就第每有四夷大議常與參兵謀問籌
 策薨謚壯侯初充國以功德與霍光等刻畫未央宮成帝時
 西羌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羨充國迺召黃門郎楊雄即圖
 畫而頌之

王衍風鑒

許劭月旦

晉書王衍字夷甫神情明秀風姿詳雅嘗造山濤既去濤目
 送之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然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
 武帝聞其名問其從兄戎曰夷甫當世誰比戎曰未見其比
 當從古人中求耳補元城令終日清談縣事亦理衍有盛才
 美兒明悟若神常自比子貢聲名藉甚亮言惟談老莊為
 事每捉王柄麈尾與手同色議理有所不安隨即改更世號
 口中雌黃朝野翕然謂之一世龍門累居顯職後進景慕歷
 尚書令及右勒冠京師以衍都督征討諸軍事遷大尉眾共
 推為元帥舉軍為勒所破衍欲求自免勸勒稱尊號勒怒曰
 君名蓋四海身居重任少壯資朝至於白首何得言不豫世

事邪使人夜排牆填殺之王戎謂王衍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自然是風塵表物主敦曰夷甫處眾中如珠玉在瓦石間顧愷作畫贊亦稱衍巖巖清峙立千仞其為人所尚如此後漢許劭字子將汝南平輿人少峻名節好人倫多所黨識時郭太亦知入故天下言拔士者稱許郭曹操徵時常卑辭厚禮求為己目劭鄙其人曰君清平之姦賊亂世之英雄操大悅而去初劭與從兄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且評焉舉方正敦樸不就兄夏亦知名汝南稱平輿淵有二龍焉

賀循儒宗

晉書賀循字子先會稽山陰人操尚高厲重齒不羣言行進止必以禮讓建武初為中書令加散騎常侍固辭改拜太常朝廷疑滯皆諮之循輒依經禮而對為世儒宗

孫綽才冠

綽字興公馮翊太守楚之子博學善屬文居會稽游放山水十餘年絕重張衡左思賦每云三都二京五經之鼓吹也嘗作天台山賦辭致甚工初成以示友人范榮期云卿試擲地當作金石聲榮期曰愁此金石非中官商然每至佳句輒云應是我輩語除著作郎後轉廷尉卿綽少以文才稱于時文士綽為其冠温王郗庾諸公莫不須綽為碑文然後刊石焉

太叔辯給

摯仲辭翰

晉書摯虞字仲治京兆長安人才學通博著述不倦舉賢良策為下第拜中郎武帝詔會東堂策問對畢擢太子舍人歷太常卿虞性愛士人有表薦者常為其辭東平太叔廣樞機清辯廣談虞不能對虞筆廣不能答更相強笑紛然於世云

山濤識量

毛玠公方

晉書山濤字巨源河內懷人少有器量介然不羣年四十始為郡上計掾舉孝廉武帝時遷吏部尚書前後選舉周徧內外並得其才官至右僕射贈司徒初濤布衣家貧謂妻韓氏曰忍飢寒我後當作三公但不知卿堪公夫人不耳及居榮貴負慎儉約妻指有知人鑒嘗謂濤若登山臨下幽然深遠王戎亦目濤如璞王渾金人皆欽其寶莫知名其器梁任昉為范雲讓尚書吏部表云在魏則毛玠公方居晉則山濤識量以臣况之一何遼落

魏志毛玠字孝先陳留

平丘人魏太祖為相玠嘗為東曹掾與崔琰並典選舉其舉用皆清正士雖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進務以儉率入由是士以廉節自勵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太祖歎曰用人如此使天下自治吾復何為哉文帝為五官將親自詣玠屬所親眷各曰老臣以能守職幸得免戾今所說人非遷次是以不敢奉命請謁不行時人憚之初太祖平柳城班

所獲器物特以素屏風素馮几賜玠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賜君古人之服玠居顯位常布衣蔬食賞賜以振施貧族魏國初建為僕射復與選舉時太子未定而臨苗侯擅有寵玠密諫曰近者表紹以嫡庶不分覆宗滅國廢立大事非所宜聞後太祖目指曰此古所謂國之司直我之周昌也

袁盎卻坐

衛瓘撫牀

前漢袁盎字絲安陵人孝文時為中郎將上幸上林皇后慎夫人從其在禁中常同坐及坐郎署盎引卻夫人坐夫人怒不肯坐上亦怒起盎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既已立后夫人適妾主豈可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則厚賜之陛下所以為慎夫人適所以禍之也獨不見人家乎上迺說入語慎夫人夫人賜盎金五十斤然亦以數諫不得久居中

晉書衛瓘字伯玉河東安邑人武帝時遷司空

為政清簡甚得朝野聲譽惠帝為太子朝臣咸謂純質不能親政事三權每欲陳啓廢之而未敢發後會宴陵雲臺三權託醉因跪帝床前曰臣欲有所啓欲言而止者三因以手撫床曰此座可惜帝悟因謬曰公真大醉邪三權不復有言三賈后由是怨之後告老進位大保就第三惠帝立以權錄尚書事賈后素怨權且忌其方直不得驥已三滌唐啓帝作詔免權官遂被害三五

于公高門

曹參趣裝

前漢于定國字曼倩東海郟人其父于公為縣獄吏郡決曹決獄平權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恨郡中為之生立祠始其閭門壞父老方共治之于公謂曰少高大閭門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冤三孫必有興者至定國三帝時為丞相封西平侯子永為御史大夫封侯傳世云前漢曹參沛人從高祖有功割符封平陽侯高祖以其子肥

為齊王以參為相國九年齊國安集大稱名相蕭何三夢參聞之告舍人趣治行吾且入相居無何果召參參代何為相舉事無所變更一遵何之約束三參薨百姓歌之曰蕭何為相講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三

庶女振風

鄒衍降霜

淮南子曰庶女告天雷電下擊景公臺墮支體傷折海水太出許慎曰庶賤之女齊之寡婦無子不嫁事姑謹敬姑無男有女女利毋財令母嫁婦婦終不肯女殺母以誣婦不能自明冤結告天三燕鄒衍事燕惠王左右譖之被繫於獄仰天而哭盛夏天為之降霜江淹書曰昔者賤臣叩心飛霜擊於燕地庶女告天振風襲於齊堂三五

范冉生塵

晏嬰脫粟

後漢范冉字史雲冉或作舟陳留外黃人受業通經好違時絕俗為激詭之行常慕梁伯鸞閔仲叔之為人桓帝時為萊蕪長遭母憂不到官後辟大尉府以狷急常佩韋於朝議者欲以為侍御史因遁逃梁沛間賣卜於市遭黨人禁錮遂推鹿車載妻子拮拾自資或寓息客廬或依宿木陰如此十餘年乃結草室而居有時糧粒盡常自若閭里歌之曰甌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

韓子春秋曰晏嬰字平仲為齊相常食脫粟米不重味

詰汾興魏

鼈令王蜀

北史魏聖武皇帝諱詰汾嘗田於山澤見輜駟自天而下既至見羨婦人自稱天女受命相偶且日請還期年周時復會于此言終而別及期帝至先田處果見天女以所生男授帝曰此君之子也當世為帝王語訖而去即始祖神元皇帝也

故時人諺曰詰汾皇帝無婦家力微皇帝無舅家力微神元諱蜀王本記曰荆人鼈令死其屍流亡隨江水至上至成都見蜀王杜宇立以為相杜宇號望帝自以德不如鼈令以其國禪之開明帝下至五代有開明尚始去帝號復稱王

不疑誣金

卞和泣玉

前漢車不疑南陽人為郎事文帝其同舍郎有告歸誤持其同舍郎金去已而同舍郎覺亡意不疑不疑謝有之買金償後告歸者至而歸金亡金郎大慙以此稱為長者稍遷中大夫朝廷見入或毀曰不疑狀兒甚羨歎善盜嫂何也不疑聞曰我乃無兄然終不自明景帝未為御史大夫韓非子曰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奉獻厲王王使玉人相之曰石也王以和為詐而刖其左足及武王即位和又獻之王使玉人相之文曰石也王又以和為詐而刖其右足文王即位和

乃抱其璞而哭於楚山之下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之以血王聞之使人問其故曰天下之刑者多矣子奚哭之悲和曰吾非悲刑也悲夫寶玉而題之以石負士而名之以詐此吾所以悲也王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遂命曰和氏之璧

檀卿沐猴

謝尚鵠鵠

前漢平恩侯許伯入第丞相御史將軍中二千石皆賀畫鏡為同隸校尉不行許伯請之迺往酒酣樂作長信少府檀長卿起舞為沐猴與狗鬪坐皆大笑寬饒不說因起趨出劾奏長信少府以列卿而作沐猴無失禮不敬宜帝欲罪少府許伯為謝迺解寬饒字次公魏郡人明經以孝廉為郎舉方正對策高第為人剛直高節志在奉公然刻深喜陷害人文好言宴刺譏好犯上意時上方用刑法信任宦官寬饒奏曰事方今聖道寢廢儒術不行以刑餘為周召以法律為詩書

又引韓氏身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若四時之運功成者去上以其怨讎遂下吏自到晉謝尚字仁祖八歲神悟夙成其父鯤嘗攜之送客或曰此兒一坐之顏面也尚曰坐無尼父焉別顏面席賓歎異及長善音樂博綜眾藝王道比之王戎長呼為小安豐辟為掾始到府通謁導以其有勝會謂曰聞君能作鵠鵠舞一座傾想尚便著衣債而舞導令坐者撫掌擊節尚俯仰其中旁若無入其率詣如此終衛將軍散騎常侍

太初日月

李野陽秋

魏志夏侯玄字太初沛國譙人少知名弱冠為黃門侍郎嘗進見與皇弟毛曹並坐玄耻之不悅形於色明帝恨之左遷羽林監世說曰曹與玄共坐時人謂兼葭倚王樹又云朗朗如日月之入懷

晉褚裒字季野河南陽翟人康獻皇后父也少有簡貴之風與杜乂俱有成名冠于中與桓彝目之曰季野有皮裏陽秋言其外無臧否而內有所褒貶也謝安亦雅重之常云東雖不言而四時之氣亦備矣任至征北大將軍

荀陳德星

李郭仙舟

異死陳寔字仲弓荀淑字季和仲弓與諸子姪造季和父子討論于時德星聚太史奏曰五百里內有賢人聚後漢郭太字林宗太原界休人家世貧賤博通墳籍善談論美音制遊洛陽始見河南尹李膺膺大奇之遂相友善名震京師後歸鄉儒送至河上軍數千兩林宗唯與膺同舟而濟賓客望之以為神仙焉

王忱綉被

張氏銅鈎

後漢王忱字少林廣漢新都人嘗詣京師於空舍中見一書生金彥疾困懸而視之生曰我命在須臾腰下有金十斤願相贈死後乞藏骸骨已而命絕忱驚一丘營葬餘悉置棺下人無知者忱後署大度亭長初到有馬馳入亭中而止其日大風飄一綉被復隨忱前即言之於縣縣以歸忱後乘馬到雒縣主人見之問所由得馬忱具說其狀并及綉被主人曰卿何陰德而致此忱因說葬書生事主人驚曰是我子也太恩又不報天以此彰卿德耳由是顯名仕郡為功曹

三輔典錄扶風張氏之先為郡功曹晨起當朝有鳩從盛塵上飛下几前功曹曰鳩何來為禍飛上盛塵為福飛入我懷開懷待之鳩乃飛入懷中探得銅鈎帶之官至數郡太守九卿有蜀客至長安私賂張氏婢賣鈎與蜀客客家喪禍懼而還張氏張氏得鈎復為二千石後失鈎張氏遂衰

丁公遷戮

雍齒先侯

前漢丁公薛人季布母弟為項羽將逐窘高祖彭城西短兵接高祖急顧謂丁公曰爾賢貴相危哉丁公引兵還及項羽滅丁公謂見高祖以丁公徇軍中曰丁公為項王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也遂斬之曰使後為人臣無效丁公也

前漢高祖居雒陽南宮從復道望見諸將往往偶語上問張良良曰陛下起布衣與此屬取天下今已為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親愛所誅者皆平生仇怨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又恐見疑過失及誅故相聚謀反耳上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有故怨數窘辱我我欲殺之為功多不忍良曰今急先封齒以示羣臣則人人自堅矣於是上置酒封齒為什方侯而急趨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羣臣罷酒皆喜曰雍齒且侯我屬無患矣

陳雷膠漆

范張雞黍

後漢陳重字景公豫章宜春人少與鄱陽雷義為友義字仲公太守舉重孝廉重以讓義太守不聽義明年舉孝廉俱在郎署後俱拜尚書郎義代同時人受罪以此黜退重見義去亦以病免義後舉茂材讓於重不應命鄉里為之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陳與雷二府同時俱辟並至待御史

後漢范式字巨卿山陽金鄉人少遊太學與汝南張劭為友劭字元伯二人並告歸鄉里式謂元伯曰後二年當還將過拜尊親見孺子焉乃共慰期日後期方至元伯具以白母請設饌以俟之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爾何相信之審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母曰若然當為爾醢酒至其日巨卿果到殊堂拜飲盡歡而別舊注引殺雞炊黍事無載

百五
周侯山嶷

百八
會稽霞段舉

世說曰世目周侯疑如斷山注晉陽秋曰嶷正情疑然雖一時儕類皆無敢嫌近周侯謂周顛也
世說曰海西時諸公每朝朝堂猶暗唯會稽王來軒軒如朝霞舉會稽王謂道子也

百九
季布一諾

百一
阮瞻三語

前漢季布楚人任俠有名項籍使將兵數窘高祖籍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三族布匿濮陽周氏周氏廼鉗鉗布衣褐置廣柳車中并與其家僮數十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心知其季布也乃見汝陰侯滕公說曰季布何罪臣各為其主用職耳項氏臣可盡誅耶今上始得天下而以私怨求一人何示不廣也滕公言於上上乃赦布召見拜郎中後為

河東守布初不說辯士曹止生生至揖布曰楚人諺曰得黃金百不如得季布諾足下何以得此聲梁楚之間哉僕與足下俱楚人使僕游揚足下名顧不義乎何距僕深也布大說引為上客史記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諾

晉阮瞻字千里始平太守咸之子性清虛寡欲自得於懷讀書不甚研求而默識其要遇理而辨辭不足而旨有餘見司徒王戎戎問曰聖人貴名教老莊明自然其旨同異瞻曰將無同戎咨嗟良久即命辟之時謂之三語掾求嘉中為太子舍人瞻素執無鬼論自謂此理可以辨正幽明忽有客通名謁瞻瞻與之言良久及鬼神之事反覆甚苦客遂屈乃作色曰鬼神古今聖賢所共傳君何得獨言無即僕便是鬼於是變為異形須臾消滅瞻大惡歲餘病卒

百一
郭文遊山

百二
袁宏泊渚

晉書郭文宇文舉河內軼人少愛山水尚嘉遯每游山林弥旬忘反父母終不娶辭家游名山洛陽陷乃步擔入吳興餘杭大辟山中窮谷無入之地倚木於樹苦覆其上而居焉亦無壁障時猛獸為暴而文獨宿十餘年卒無患常著鹿裘葛巾不飲酒食肉王道平召置園中七年未嘗出入後逃歸臨安結廬山中

晉表宏字彥伯陳郡陽夏人有逸才文章絕美謝尚時鎮牛渚秋夜乘月與左右微服泛江會宏在舫中諷詠聲清辭文藻拔遣問焉即迎舫與譚論申且寐自此名譽日茂謝安常賞其機對辨速後安為陽州刺史宏出為東陽郡乃祖道於冶亭時賢皆集安欲以卒迫試之臨別執其手顧左右取一扇授之曰聊以贈行宏曰輒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時人歎其率而要焉

黃琬對日

秦宓論天

後漢黃琬字子琰江夏安陸人少辨慧祖父瓊初為魏郡太守建和元年正月日食京師不見瓊以狀聞太后詔問所食多少瓊對未知所况琬年七歲在旁曰何不言日食之餘如月之初瓊大驚以其言應詔深奇愛之後瓊為司徒琬以公孫拜童子郎不就知名京師獻帝初遷大尉坐免及徙西都起為同隸校尉與司徒王允同謀誅董卓為首將李傕所害○蜀志秦宓字子勅廣漢綿竹人少有才學拜長水校尉具遣使張溫來聘百官往饗眾集而宓未往丞相亮遣使促之溫曰彼何人也亮曰益州學士也及至溫問曰君學乎宓曰五尺童子皆學何必小人溫復問曰天有頭乎宓曰有在西方詩曰乃眷西顧以此推之溫曰夫有耳乎宓曰天處高而聽卑詩云鶴鳴九臯聲聞于天無耳何以聽之溫曰天有足乎宓曰詩云天步艱難無定何以步之溫曰天有姓乎宓曰姓劉天子姓劉以此知之溫曰日生於東乎宓曰雖生於東

而沒於西谷問如響應聲溫大敬服必之文辨皆此類舊本
宓誤作密

孟軻養素

楊雄草玄

百五
史記孟軻鄒人受業子思之門學道既通游事齊宣王梁惠
王皆不能用以為迂遠而闕於事情是時天下方務合從連
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
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書七篇尊曰我
善養吾浩然之氣
百六
前漢楊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
有田一壥有宅一區世世以農桑為業雄少而好學不為章
句訓詁通而已博覽無所不見為入簡易佚蕩口吃不能劇
談默而好深湛之思清靜亡為少者欲不及汲於富貴不戚
戚於貧賤不修廉隅以徵名當世家產不過千金之無擔石
之儲晏如也自有大度非聖哲之書不好非其意雖富貴不

事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离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時
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或謂雄以玄尚白雄解之號
曰解嘲客有難玄太深衆人之不好雄解之號曰解難

向秀聞笛

伯牙絕絃

百七
晉書向秀字子期河内懷人清悟有遠識少為山濤所知雅
好老莊之學莊周内外篇歷世雖有觀者莫適論其旨統秀
乃為之解發明奇趣振起玄風讀之者超然心悟郭象又述
而廣之儒墨之迹見鄙道家之言遂盛焉舊康善鍛秀為之
佐相對欣然旁若無人康誅秀入洛作思舊賦云舊博綜伎
藝於絲竹特妙臨當就命顧視日影索琴而彈之逝將西邁
經其舊廬于時日薄虞泉寒永凄然鄰人有吹笛者發聲寥
亮追想曩者游宴之好感音而歎故作賦云後為散騎常侍
在朝不任職容迹而已

列子曰伯牙善鼓琴鐘子期善聽伯牙鼓琴志在高山子期曰善哉峩峩乎若泰山志在流水子期曰善哉洋洋乎若江河伯牙所念子期必得之呂氏春秋曰鐘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爲無足爲鼓者

郭槐自屈

南郡猶憐

晉書賈充字公闡平陽襄陵人前妻李豐女豐誅李氏坐流徙後娶郭槐號廣城君武帝踐阼李以赦還特詔充置左右夫人郭槐性妬忌怒攘袂數充曰刊定律令爲佐命之功我有其分李那得與我並充乃爲李築室於永平里而不往來惠帝爲太子納槐女爲妃初槐欲省李氏充曰彼有才氣卿往不如不往及女爲妃乃盛威儀而去既入戶李氏出迎槐不覺脚屈因遂再拜自是充每出槐使人尋之恐其過李氏李氏淑羨有才行作女訓行於世舊本槐作媿非世說曰桓

溫尚明帝女南康公主溫平蜀以李勢妹爲妾其有寵嘗著別齋後主聞與數十婢技刃襲之值李梳頭髮垂地妾兒端麗乃徐下地結髮歛手向主曰國破家亡無心至此今日若能見殺猶生之年神色閑正辭氣悽婉主於是擲刀前抱之曰我見汝亦憐何況老奴遂善遇之

魯恭馴雉

宋均去獸

後漢魯恭字仲康扶風平陵人肅宗時拜中牟令專以德化爲理不在刑法郡國頗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察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傍傍有童兒親曰見何不捕之兒言雉方將雛親瞿然起與恭訣曰所以來者欲察君政迹耳今蟲不犯境化及鳥獸豎子有仁心三異也還府以狀白安是歲嘉禾生恭便坐廷中安上書言狀帝異之在事二年州舉尤異

去官吏人思之後為司徒性謙退奏議依經濟有補益然不自顯故不以剛直為稱
後漢宋均字叔庠南陽安衆人光武時遷九江太守郡多虎暴數為民患常募設檻穿猶多傷害均到下記屬縣曰夫虎豹在山羆羆在水各有所託且江淮之有猛獸猶北土之有雞豚也今為民害咎在殘吏而勞勤張捕非憂恤之本可一去檻穿其後傳言虎相與東游度江

廣客蛇影

殷師牛鬪

晉書樂廣字彥輔南陽濟陽人遷河南尹常有親客久闊不復來廣問其故荅曰前在坐蒙賜酒方飲忽見盃中有蛇意甚惡之既飲而疾于時河南廳事壁上有角弓漆畫作蛇廣意盃中蛇即角弓影也復置酒於前處謂客曰盃中復有所見不荅曰所見如初廣乃告其所以客豁然意解沈疴頓愈

廣所在為政無當時功譽每去職遺愛為人所思凡論人必先稱其所長則所短不言而自見後代王戎為尚書令始戎薦廣而終踐其位時人羨之

晉殷仲堪陳郡人父師晉陵太守初師病積年仲堪衣不解帶躬學醫術究其精妙執藥揮淚遂眇一目居喪毀以孝聞孝武帝召為中庶子甚相親愛其父嘗患耳聰聞牀下蟻動謂之牛鬪帝素聞之而不知其人至是問仲堪曰患此者為誰仲堪流涕而起曰臣進退惟谷帝有愧焉仲堪能清言每云三日不讀道德論便覺舌本間疆其談理與韓康伯齊名後假節鎮江陵為桓玄追兵逼殺

元禮模楷

李彥領神

後漢李膺字元禮潁川襄城人性簡元無所交接舉孝廉高第遷河南尹及黨議起流言轉入大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林

宗賈偉節為其冠。並與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疆禦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時張成善風角推占當。赦教子殺人膺，按殺之其弟子。上書告膺等共為部黨，誹訕朝廷。桓帝震怒，逮捕黨人，收執膺等。後赦歸田里，禁銅終身。而黨名猶書王府。由是海內共相標榜，指名士為之稱號。上曰：三君次曰八俊，八顧八及八厨。猶古之八元八凱也。膺拜司隸校尉，諸黃門常侍皆鞠躬屏氣，休沐不敢復出宮省。是時朝廷綱紀頽弛，膺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為登龍門。靈帝時，曹節諷有司奏捕前黨皆死獄中。

晉裴秀字秀，河東聞喜人。少好學，有風操。八歲能屬文。叔父徽有盛名，賓客甚眾。秀年十餘歲，有詣徽者，出則過秀，秀未母，賤嫡母宣氏，不之禮。嘗使進饌於客，見者皆為之起。母曰：微賤如此，當應為小兒故也。宣氏知遂止。時人為之語曰：後進領袖有裴秀。武帝時為司空，秀儒學

洽聞，留心政事。以職在地官，作禹貢地域圖，奏之。藏於秘府。制圖之體有六：一曰分率，所以辨廣輪之度；二曰準望，所以正彼此之體；三曰道里，所以定所由之數；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此三者各因地而制宜，所以校夷險之異。

魯褒錢神

崔烈銅臭

晉書魯褒字元道，南陽人。好學，多聞，以貧素自立。元康之後，綱紀大壞，褒傷時貪鄙，乃隱姓名而著錢神論，以刺之。其略曰：親之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則貧弱，得之則富昌。無翼而飛，無足而走。解嚴毅之顏，開難發之口。錢多者處先，少者居後。錢之所祐，吉無不利。何必讀書，然後富貴。昔呂公欣悅於空版，漢高克之於贏。一文君解布裳而被錦綉，相如乘高蓋而解擯。鼻官尊名顯，皆錢所致。無德而尊，無勢而熱。排金門而入紫闈，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貴而可賤，生可使殺。諺曰：錢

無耳可使鬼允今之人唯錢而已疾時者傳其文後莫知所終

後漢崔烈涿郡安平人有重名於北州歷郡守九卿靈帝時開鴻都門榜賣官爵公卿以下皆有差富者先入錢貧者到官而後倍輸或因常侍阿保別自通達是時段熲等雖有功勳名譽然皆先輸貨財而後登公位烈因傳母入錢五百萬為司徒嘗問其子鈞曰吾居三公於議者如何鈞曰大人少有英稱歷位卿守人謂當為三公今登其位天下失望烈曰何為然也鈞曰論者嫌其銅臭後拜大尉董卓既誅拜城門校尉

梁竦啻食

趙溫雄飛

後漢梁竦字叔敬安定烏氏人閉門自養以經籍為娛著書數篇名曰七序班固見而稱曰孔子著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梁竦作七序而竊位素餐者慙竦自負其才鬱鬱不得意

嘗登高遠望歎息言曰大丈夫居世生當封侯死當啻食如其不然閑居可以養志詩書足以自娛州郡之職徒勞人耳後辟命不就肅宗納其二女皆為貴人小貴人生和帝竇皇后養以為子諸竇恐梁氏得志為己害遂譖殺一貴人而陷竦以惡逆死獄中和帝立追封褒親愍侯

後漢趙溫字子柔蜀郡成都人初為京兆郡丞歎曰大丈夫當雄飛安能雌伏遂弃官去歲飢散家糧振窮餓所活萬餘人獻帝西遷遂為三公

枚乘蒲輪

鄭均白衣

前漢枚乘字叔則淮陰人為吳王濞郎中王謀為逆乘奏書諫王不用卒見禽滅乘由是知名景帝召拜弘農都尉乘又為大國上賓與英俊並游不樂郡吏以病去官復遊梁及孝王薨歸淮陰武帝即位乘年老適以安車蒲輪徵乘道死

後漢鄭均字仲虞東平任城人少好黃老書建初中舉直言
不諂公車特徵再遷尚書數納忠言肅宗重之後告歸帝東
巡乃幸均舍勅賜尚書祿以終其身時號為白衣尚書

陵母伏劍

軻親斷機

前漢王陵沛人高祖起陵亦聚黨數千人及高祖擊項羽適
以兵屬漢羽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向坐陵母以招陵
陵母私送使者泣曰為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母以老
妾故持一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劍而死

古列女傳鄒孟軻母其舍近墓孟子少好遊為墓間之事孟
母曰此非吾所以居處子也乃去舍市傍其嬉戲乃賈人街
賣之事又曰此非吾所以居處子也復徙舍學官之旁其嬉
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孟母曰真可以居吾子矣遂居及孟
子既學而歸孟母問學所至孟子曰自若也孟母以刀斷其

織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織也孟子懼且夕勤學不息師事
子思遂成名儒君子謂孟母知為人母之道

齊后破環

謝女解圍

戰國策曰齊閔王遇弒其子法章變姓名為呂大史家庸夫
大史敷女竒其狀兒以為非常人憐而常竊衣食之與私焉
法章立是為襄王以大史氏女為王后襄王卒子建立后事
秦謹與諸侯信以故建立四十餘年不受兵始皇嘗使使者
遺后王連環曰齊多知解此環不后以示羣臣羣臣不知解
后引椎椎破之謝秦使曰謹以解矣

晉王凝之妻謝氏字道韞聰識有才辨叔父安嘗問詩何句
最佳道韞稱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安
謂有雅人深致又嘗內集俄而雪驟下安曰何所似也安兄
子朗曰散鹽空中差可擬道韞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安大悅

疑之弟獻之嘗與賓客談議詞理將屈道韞遣婢白獻之曰
欲為小郎解圍乃施青綾步障自蔽申獻之前議客不能屈

鑿齒尺牘

荀勗音律

晉書荀鑿齒字彥威襄陽人少有志氣博學洽聞以文筆著
稱荆州刺史桓温辟為從事累遷別駕温出征伐鑿齒或從
或守所在任職每處機要莅事有績善尺牘論議温甚器遇
之出為滎陽太守時温覬覦非望鑿齒在郡著漢晉春秋以
裁正之起漢光武終晉愍帝後徵典國史會卒初鑿齒嘗與
孫綽共行綽性通率好譏調時綽在前顧鑿齒曰沙之汰之
瓦石在後鑿齒曰簸之颺之糠粃在前

晉荀勗字公曾潁川潁陰人漢司空爽曾孫岐嶷夙成十餘
歲能屬文長博學達於從政武帝受禪拜中書監加侍中領
著作與賈充共定律令既掌樂事又修律呂並行於世初勗

於路逢趙賈人牛鐸識其聲及掌樂音韻未調乃曰得趙之
牛鐸則諧矣遂下郡國悉送牛鐸果得諧者又嘗在帝坐進
飯謂在坐人曰此勞薪所炊帝遣問膳夫實用故車脚舉世
伏其明識後守尚書令勗又在^{中書}專管機事及失之甚悵
恨或有賀之者勗曰奪我鳳凰池諸君賀我耶初太子婚未
定勗與左衛將軍馮統同帝間並稱賈充女才色絕世遂成
婚當時甚為正直者所疾而獲佞媚之譏帝素知太子闇弱
恐後亂國遣勗及和嶠往觀之勗還盛稱太子之德而嶠
云太子如初於是天下貴嶠而賤勗

胡威推縑

陸績懷橘

晉書胡威字伯武淮南壽春人父貨以忠清稱仕魏為荆州
刺史威自京都定省家貧無車馬僮僕自驅驢單行既至見
父而歸父賜絹一匹威曰大人清高何得此絹答曰是吾俸

祿之餘威受之辭歸卒取與質張下都督後為徐州刺史勤於政術風化大行人朝武帝謂曰卿孰與父清對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是臣不及遠也

吳志陸績字公紀吳人年六歲於九江見表術術出橘績懷三枚去拜辭隨地術謂曰陸郎作賓客而懷橘乎績跪曰欲歸遺母術大奇之績博學多識星歷筭數無不該覽孫權辟為掾以直道見憚出為鬱林太守加偏將軍績意在儒雅非其志也雖有軍事著述不廢作渾天圖注易釋玄皆傳於世

羅含吞鳥

江淹夢筆

晉書羅含字君章桂陽耒陽人幼孤為叔母朱氏所養少有志尚嘗書卧夢一鳥文彩異常飛入口中因起驚說之朱氏曰鳥有文彩汝後必有文章自此藻思日新江夏守謝尚稱曰君章可謂湘中之琳琅桓温以為江左之秀累遷長沙相

致仕加中散大夫門施行馬初含在官舍有一白雀栖集堂宇及還家階庭忽蘭菊叢生以為德化之感

南史江淹字文通濟陽考城人少孤貧嘗慕司馬長卿梁伯鸞之為人入不事章句之學留精文章仕齊為侍中秘書監入梁至金紫光祿大夫淹以文章顯晚節才思微退云為宣城太守時罷歸夢一人自稱張景陽謂曰前以一匹錦相寄今可見還淹探懷中得數尺與之此人大恚曰那得割截都盡顧見丘遲謂曰餘此數尺既無所以遺君自爾淹文章蹙矣又嘗夢一丈夫自稱郭璞謂曰吾有筆在卿處多年可以見還淹乃探懷中得五色筆一以授之爾後為詞絕無羨句時人謂之才盡

李歐清貞

劉麟高率

世說李歐茂曾第五子清貞有遠操少羸病不肯婚官王永

相欲招禮之辟為府掾歛得聲命笑曰茂弘乃復以爵假
晉書劉麟之字子驥南陽人少尚質素虛退寡欲不修儀操
人莫之知好游山澤志存逸逸軍騎將軍桓冲聞其名請為
長史麟之固辭居于岐陽來往莫不投之麟之躬自供給士
君子頗以勞累更憚過焉凡人致贈一無所受世說載麟之
高率善史傳

蔣詡三逕

許由一瓢

前漢蔣詡字元卿杜陵人為兖州刺史以廉直為名王莽居
攝以病免歸鄉里王輔嗣錄曰詡舍中竹下開三逕唯故人
求仲羊仲從之遊
逸士傳許由隱箕山無盂蓋以手捧水飲之人遺一瓢得以
操飲飲訖掛於木上風吹瀝瀝有聲由以為煩遂去之

楊僕移關

杜預建橋

前漢楊僕宜陽人武帝時為樓船將軍初函谷關在弘農僕
既有功耻為關外民上書乞徙東關以家財給其用度於是
徙於新安去弘農二百里以故關為弘農縣
晉書杜預字元凱京兆杜陵人博學多通明於興廢之道常
言德不可以企及立功立言可庶幾也尚文帝妹高隆公主
拜尚書郎武帝時拜度支尚書預以孟津渡險有覆沒之患
請建河橋于富平津議者以為殷周所都歷聖賢而不作者
必不可立也預曰造舟為梁則河橋之謂也及橋成帝從百
僚臨會舉觴屬預曰非君此橋不成對曰非陛下之明臣亦
不得施其微巧

壽王議鼎

杜林駁堯

前漢吾丘壽王字子贛越人為光祿大夫汾陰得寶鼎薦見宗廟藏於甘泉宮羣臣皆賀得周鼎壽王獨以為非武帝問之對曰臣聞周德始乎后稷長於公劉大於大主成於文武顯於周公德澤上昭天下漏泉無所不通上天報應鼎為周出故名曰周鼎今漢自高祖繼周至於陛下恢廓祖業功德愈盛天瑞並至珍祥畢見夫祚有德而寶鼎自出迺漢鼎非周鼎也上曰善賜黃金十斤

後漢杜林字伯山扶風茂陵人拜侍御史大夫議郊祀制多以為周郊后稷漢當祀堯詔下公卿議議者僉同光武亦然之林獨以為周室之興祚由后稷漢業特起功不緣堯祖宗故事所宜因循定林議終大司空

西施捧心

孫壽折腰

莊子曰西施病心而曠其眉其里之醜人見而羨之歸亦捧

心而曠其眉彼知羨曠而不知曠之所以羨西施越女所謂西子也有絕世之美越王勾踐獻之具王夫差夫差璧之翠至傾國

後漢梁冀為大將軍其妻孫壽封襄城君加賜赤紱比長公主壽色美善為妖態作愁眉嚬粧隨馬髻折腰步鬪齒笑以為媚惑性鉗忌能制御冀冀甚寵憚之及冀敗自殺

靈輒扶輪

魏顆結草

左傳曰晉靈公不君趙宣子驟諫公患之飲宣子酒伏甲將攻之公喉夫熬其車右提彌明搏殺之宣子曰弃人用大雖猛何為鬪且出明死之初宣子田首山舍于翳桑見靈輒病不食三日宣子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為之簞食與肉實諸橐以與之既而與公為介倒載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

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也

在傳曰晉魏顯武子之子初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士疾命顯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為殉及卒顯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秦之方人也顯見老人結草以元杜回杜回躡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

逸少傾寫

平子絕倒

晉書王羲之字逸少司徒道從子年十三謁周顛顛異之時重牛心炙坐客未暇顛先割啗之於是始知名及長辯瞻以骨體稱尤善隸書為古今之冠太尉郗鑒使門生求女於於導道令徧觀子弟門生歸謂鑒曰王氏諸少並佳然聞信至咸自矜持惟一人在東床坦腹食獨若不聞鑒曰正此佳婿邪訪之乃羲之也遂妻之仕至右軍將軍會稽內史世說曰

郝夫人謂一弟同空中郎曰王家見一謝傾倒為見汝來平平耳無煩復往一弟惜與曇也一謝安石與萬石也

晉衛玠好言玄理其後多病體羸母常禁其語遇有勝日親友時請一言無不咨嗟以為入微王澄字平子有高名少所推服每聞玠言輒歎息絕倒時人為之語曰衛玠談道平子絕倒澄及王玄王濟並有盛名皆出玠下世云王家三子不如衛家一兒兄衍有人倫之鑒尤重澄由是顯名有經澄所題目者衍不復有言輒云已經平子矣為荊州刺史為王敦所害

澹臺毀壁

子罕辭寶

博物志曰澹臺字子羽渡河齋千金之壁于河河伯欲之至陽侯波起兩蛟挾船子羽左操壁右操劍擊蛟皆死既渡三投壁于河河伯躍而歸之子羽毀而去

在傳曰宋人得王獻諸司城子罕子罕弗受獻王者曰以示王人王人以為寶故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為寶爾以王為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

東平為善

司馬稱好

後漢東平憲王蒼顯宗同母弟少好經書雅有智惠顯宗愛重之拜驃騎將軍位三公王既還國後朝京師上問王處家何等最樂王言為善最樂肅宗立恩禮踰於前世既薨帝東巡守幸其宮追感念蒼謂其子曰思其人至其鄉其處在其人亡因泣下幸其陵祠以太牢

後漢司馬徽字德操潁川人口不談人之短與人語莫問好惡皆言好有鄉人問徽安否答曰好有人自陳子死答曰木好妻責之曰人以君有德故相告何忽聞人子死便言好徽曰卿言亦大好

公超霧市

魯般雲梯

後漢張楷字公超成都人家河南通春秋尚書門徒常百人自父黨夙儒借造門車馬填街徒從無所止黃門貴戚家皆起舍巷次以候過客往來之利楷疾其如此輒從避之後隱弘農山中學者隨之所居成市華陰山南遂有公超市五府連辟舉賢良方正不就性好道術能作五里霧後安車聘之以疾辭淮南子曰楚欲攻宋墨子聞而悼之見楚王曰臣見大王之必傷義而不得宋王曰公輸天下之巧士作為雲梯之械設以攻宋曷為弗取墨子曰今公輸設攻臣請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備九攻而墨子九却之弗能入乃偃兵不攻公輸魯般也

田單火牛

江道焚雞

史記田單齊諸田疏屬也為臨淄市掾不見知及燕使樂毅伐破齊盡降齊城而單得脫東保即墨燕人攻之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為絳繒衣畫五彩龍文束兵刃於其角灌脂束葦於其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燕軍夜大驚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啗收擊之城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堊為聲聲動天地燕軍大敗遂復齊七十餘城迎襄王於莒王封單號安平君

晉江道字道載陳留圉人中軍將軍殷浩請為議參軍遷長史時羗及丁零叛浩軍震懼姚襄去浩十里結營以逼浩浩令追擊之道進兵至襄營謂將校曰今兵非不精而眾少於羗耳其塹柵甚固難與校力吾當以計破之乃取數百鷄以長繩連之繫火於足羗雞駭散飛集襄營營火發因其亂而擊之襄遂小敗道後遷大常

百六十七
蔡衣商墮盜

百六十八
張遼止啼

晉書蔡裔為兗州刺史有勇氣聲若雷震嘗有三盜入室裔拊床一呼而盜俱墮故殷浩為中軍將軍北征委以軍鋒焉魏志張遼字文遠廂門馬邑人武力過人數有戰功累轉前將軍舊注曰江東少兒啼怖之曰遼來遼來無不止者

百六十九
陳平多轍

百七十
李廣成蹊

前漢陳平陽武戶牖人少家貧好讀書治黃老術為人長大羨色及長可取婦富人莫與者貧者平亦媿之久之富人張負有女孫五嫁夫輒死人莫敢取平欲得之負偉平隨至其家迺負郭窮巷以席為門然門外多長者車轍負歸予酒肉資以納婦戒其孫曰毋以貧故事人不謹負歸謂其子仲曰吾欲以女孫予陳平仲曰平貧不事事一縣中盡笑其所為

奈何予之女負曰固有羨如陳平長貧者乎卒與女里中社
平為宰分肉甚均父老善之平曰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此肉
矣從高祖為護軍中尉盡護諸將出黃金四萬斤予平悉所
為不問出入平多以金縱交間於楚軍自初從至天下定九
六出奇計定封曲逆侯惠帝時為左丞相呂后時為右丞相
又相文帝乃薨

前漢李廣陝西成

紀人。世世受射法。武帝時拜右北軍平太守。匈奴號曰漢飛
將軍。避之數歲。不入界。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為兎。而射之。中
石。没矢。視之。石也。他日射。終不能入。廣歷七郡太守。前後四
十年。得賞賜。輒分其戲。下飲食。與士卒共之。寬緩。不苛。士樂
為用。元狩中。為前將軍。從大將軍衛青擊匈奴。感失道。青欲
上書報天子。失軍。曲折。長史責廣之。幕府上簿。廣謂其麾下
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
廣年六十餘。不能復對刀筆吏矣。遂引刀自刎。百姓聞之。知

與不知。老壯皆為垂泣。賈曰。李將軍恂恂如鄙人。口不能出
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流涕。彼其中心誠信於士
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喻大。

陳遵投轄

山簡倒載

前漢陳遵字孟公。杜陵人。為京兆史。放縱不拘。後為校尉。擊
賊有功。封嘉威侯。居長安中。列侯近臣貴戚皆貴重之。牧守
當之。官及郡國豪傑。至京師者。莫不相因。到遵門。遵嗜酒。
每大飲。賓客滿堂。輒關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
得去。

晉山簡字季倫。司徒濤之子。溫雅有父風。永嘉

中。為征南將軍。鎮襄陽。四方寇亂。天下分崩。朝野危懼。簡優
游卒歲。唯酒是耽。諸習氏荆土豪族。有佳園池。簡每出。多之
池上。置酒輒醉。名之曰高陽池。時有童兒歌曰。山公出何許。
往至高陽池。日夕倒載歸。酩酊無所知。時時能騎馬。倒著白

接籬舉鞭向葛強何如并州兒強家在并州簡愛將也

淵客泣珠

交甫解佩

舊注引博物志云鮫人從水中出向人家寄住積日賣珠臨去從主人索器泣而出珠滿盤以與主人今本無載左思吳都賦云泉室潛織而卷綃淵客慷慨而泣珠淵客蓋鮫人也述異記曰南海中有鮫人室水居如魚不廢機織其眼能泣則出珠

列仙傳江妃二女皆麗服華裝珮兩明珠大如雞卵游於江漢之湄逢鄭交甫交甫說之不知其神也遂下與言曰願請子之珮二女解珮以與交甫受而懷之趨去數十步視其懷空無珮顧二女忽然不見

龔勝不屈

孫寶自劾

前漢龔勝字君實書字君倩楚人一人用友並著名節世謂

楚兩龔哀帝時勝為光祿大夫王莽秉政乞骸骨莽後遣使即拜講學祭酒稱疾不應復遣使者奉書太子師友祭酒印綬安車駟馬與郡太守縣長吏官屬諸生千人以上入里致詔勝稱病篤東首加朝服拖紳勝曰吾受漢家恩厚亡以報今老且暮入地詎豈以一身事一姓地下見故主哉語畢不開口飲食積十四日死舍通五經拜太山太守數日乞骸骨哀帝使使者拜光祿大夫數賜告終不起舍勝歸鄉二千石長吏初到官皆至其家如師弟子之禮

前漢孫寶字子嚴潁川鄆陵人以明經為郡史御史大夫張忠辟為屬欲令授子經寶自劾去後署主簿寶徙入舍忠怪使所親問曰前大夫為君設除太舍子自劾去者欲為高節也今兩府高士俗不為主簿子既為之徙舍甚說何前後不相副也寶曰高士不為主簿而大夫君以寶為可一府莫言非士安得獨自高前日君男欲學文移寶自近禮有來學義

無往教道不可謂身詘何傷且不遭者可無不為况主簿乎
忠聞之慙上書薦寶平帝時為大司農

呂安題鳳

子猷尋戴

世說曰嵇康與呂安善每相思千里命駕安後來值康不在
在嵇康兄喜出戶延之不入題門作鳳守而去喜不覺猶以
為忻忻言凡鳥也

子猷右軍義之之子性卓犖不羈為大司馬桓溫參軍逢首
散帶不綜府事嘗寄居空宅中使令種竹或問其故徽之但
嘯詠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邪嘗居山陰夜雪初霽月色
清朗四望皓然獨酌酒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逵時逵
在剡便夜乘小船詣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反人問其
故曰本乘興而行興盡而反何必見安道邪官至黃門侍
郎

董宜疆項

翟璜直言

後漢董宜字少平陳留圉人光武時為洛陽令時湖陽公主
蒼頭白曰殺入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以奴駮乘宜候之
駐車叩馬大言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訴帝帝怒
召宜欲筆殺之宜叩頭曰願一言而死曰陛下聖德中興而
縱奴殺良人何以理天下臣不須筆請自殺即以頭擊楹流
血被面帝使宣謝主宜不從強使頓之兩手據地終不肯俯
主曰文叔為白衣時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為天子威不
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勅強項令出賜錢
三十萬宜悉以班諸吏由是搏擊豪強京師號為臥虎歌之
曰抱鼓不鳴董少平文叔光武字也

新序曰魏文侯

與士大夫坐問曰寡人何如君也羣臣皆曰君仁君也次至
翟璜曰君非仁君也君伐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

晉王徽之字

長子臣以此知之文侯怒逐璜璜起而出次至在座文侯問之對曰君仁君也臣聞其君仁者其臣直向翟璜之言直是以知也文侯曰善召翟璜入拜為上卿舊本翟璜誤作在座

紀昌貫虱

養由號猿

列子曰甘蠅古之善射者設弓而獸伏鳥下飛衛學射於甘蠅而巧過其師紀昌學射於飛衛衛曰爾先學不瞬而後可言射昌歸偃卧其妻之機下以自承牽挺二年之後雖錐末倒置而不瞬以告衛衛曰未也學視而後可視小如大視微如著而後告我昌以鼈懸虱於牖而望之旬日之間寢大也三年之後如車輪焉以視餘物皆丘山也乃以燕角之弧朔蓬之幹射之貫虱之心而懸不絕舊本紀昌誤作甘蠅淮南子曰養由基楚將善射去楊葉百步射之百發百中楚恭王獵見百猿遶避箭主命由基射之由基始調弓矯矢未

發乃抱樹而號或本曰楚王有白猿自射之則搏矢而然使養由基射之始調弓矯矢未發而猿擁樹號矣

馮衍歸里

張昭塞門

後漢馮衍字敬通京兆杜陵人幼有奇才博通羣書王莽時不肯仕常好微儻之策時莫能聽用其謀衛尉陰興等以外戚貴顯深重衍遂與交結由是為諸王所聘請尋為同隸從事光武懲西京外戚賓客故皆以法繩之由此得罪而歸故郡閉門自保不敢與親故通顯宗即位又多短衍以文過其實遂廢於家捕獐於時然有大志居常慷慨歎曰衍少事名賢經歷顯位懷金垂紫揚節奉使不求苟得常有凌雲之志三公之貴千金之富不槩於懷貧而不哀賤而不恨猶庶幾名賢之風脩道德於幽冥之路以終身名為後世法

吳志張昭字子布彭城人博覽眾書孫權拜輔吳將軍昭每

朝見辭氣壯厲義形於色權以公孫淵稱藩遣張彌許晏至
遼東拜淵為燕王昭諫不用稱疾不朝權恨之士塞其門昭
又於內以土封之淵果殺彌晏權數慰謝昭昭固不起權因
出過其門呼昭昭辭疾篤權燒其門欲以恐之昭更閉門權
使人滅火住門良久昭諸子共扶昭起權載以還宮深自克
責昭不辱已然後朝會昭容兒矜嚴有威風權常曰必與張
公言不敢妄也舉朝憚之

百八五

蘇韶鬼靈

百八六

盧充幽婚

二十國春秋曰中牟令蘇韶卒後從弟節見韶乘馬盡日而
行著黑介情黃絲單衣節因問幽冥之事韶曰死者為鬼俱
行天地之中在人間而不與生者接顏回卜商今見為修文
郎死之與生略無有異死虛生實此有爾言終而不見
舊注引孔氏志怪曰漢盧充范陽人家西四十里有崔少府

女墓充因獵逐麇忽見朱門官舍有人迎充見崔云近得公
尊府君書為君娶吾小女故相邀耳將書示充乃亡父手札
崔乃命女粧飾於東廂引充相見成禮留三日臨別謂充曰
君婦有娠矣生男則當留之贈充衣衾令車送之充至家經
二年三月三日臨水戲忽見水上二犢車乍沉乍浮既達于
岸充視車中見崔氏與三歲小兒共載其別車即崔少府也
抱兒還充及詩一首金梳一枚俄而不見及見長成後歷在
數郡

震畏四知

百八七

秉去二惑

後漢楊震舉茂才四遷荊州刺史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
邑故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為昌邑令謁見至夜懷金十斤以
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
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性公廉不受私

謁子孫蔬食步行故舊或欲令為開產業震不肯曰使后世
稱為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震安帝時為大尉為
中常侍樊豐所譖而卒

後漢楊秉字叔節震中子也桓帝時為大尉每朝廷有得失
輒盡忠規諫多見納用秉性不飲酒又早喪夫人遂不復娶
所在以淳白稱嘗言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

柳下直道

叔敖陰德

論語曰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
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賈誼新書曰孫叔敖為嬰兒出遊而還憂而不食其母問其
故泣而對曰今日吾見兩頭蛇恐去死無日矣母曰今蛇安
在曰吾聞見兩頭蛇者死吾恐他人又見已埋之矣母曰無
憂汝不死吾聞之有陰德者天報以福人聞之皆喻其為仁

也及為令尹未治而國人信之列女傳曰有陰德者陽報之
德勝不祥仁除百禍天之處高而聽卑爾必興於楚及長為
令尹老終

張湯巧詆

杜周深刻

前漢張湯杜陵人為廷尉舞文巧詆其造請諸公不避寒暑
是以湯雖文深意忌不專平然得此聲譽而深刻吏多為爪
牙用者依於文學之士每朝奏事語國家事曰吁天子忘食
丞相取充位天下事皆決湯百姓不安其生騷動縣官所興
未獲其利姦吏並侵漁於是痛繩以辜自公卿以下至庶人
咸指湯后為御史大夫坐事自殺初湯父為長安丞出湯為
兒守舍還鼠盜肉父怒笞湯湯搥熏得鼠及餘肉劾鼠掠治
傳爰書訊鞠論報并取鼠與肉具獄繫堂下父見之視文辭
如老獄吏大驚遂使書獄

前漢杜周南陽杜衍人少言重遲而內深刺骨為廷尉其治傲張湯上所欲擠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釋久繫待問而微見其寃狀客謂周曰君為天下決平不循三尺法專以人主意指為獄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為律後主所是疏為令當時為是何古之法乎後為執金吾逐捕桑弘羊衛皇后昆弟子刻深上以為盡力無私遷御史大夫兩子夾河為郡守家資累巨萬治皆酷暴唯少子延年行寬厚云

百九三 三王尹京

百九四 一鮑糾慝

前漢王駿諫大夫吉之子以孝廉為郎成帝欲大用之出為京兆尹試以政事先是京兆有趙廣漢張敞王尊王章及駿皆有能名故京師稱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駿終御史大夫章字仲卿泰山鉅平人遷諫大夫在朝廷常敢直言成帝選為京兆尹時帝舅王鳳輔政專權會日食章奏封事召見言

鳳不可任用宜選忠賢上不忍退鳳章遂為鳳所陷初章為諸生學長安疾病無被卧牛衣中與妻決涕泣妻怒之曰京師尊貴在朝廷誰踰仲卿者今不自激仰乃反涕泣何鄙也後欲上封事妻又止之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涕泣時邪章曰非女子所知也書上果下獄死非其罪眾庶寃之廣漢敞尊互見於後

後漢鮑永字君長上黨屯留人少有志操事後母至孝妻嘗於母前叱狗求即去之建武中為司隸校尉乃辟扶風鮑恢為都官從事恢亦抗直不避強禦帝嘗曰貴戚且斂手避二鮑其見憚如此父宣哀帝時為司隸校尉為王莽所害子昱中元初亦拜司隸校尉宣帝時官至大尉

百九五 孫康映雪

百九六 車胤聚螢

孫氏世錄曰康家貧無油常映雪讀書少小清介交遊不雜

後至御史大夫

晉車胤字武子南平人恭勤不倦博覽多通家貧不常得油夏月則練囊盛數十螢火以照書以夜繼日焉祖温在荊州辟為從事以辯識義理深重之稍遷征西長史遂顯於朝廷時武子與吳隱之以寒素博學知名于世又善於賞會當時有盛坐而武子不在皆云無車公不樂終吏部尚書

李充四部

井春五經

晉書李充字弘度江夏人善楷書妙參鍾索世咸重之褚裒引為參軍充以家貧苦求出外裒將許之為縣試問之充曰窮猿投林豈暇擇木乃除剡縣令後為著作郎時典籍混亂充刪除煩重以類相從分作四部秘閣以為求制累遷中書侍郎

後漢井丹字天春扶風郿人少受業太學通五經善談論京

師為之語曰五經紛綸井大春性清高未嘗修刺候入建武末沛王輔等五王居北宮皆好賓客更請丹不能致信陽侯陰就光烈皇后弟也以外戚貴盛乃詭說五王求錢千萬約能致丹而別使人要劫之丹不得已既至就故為設麥飯葱葉之食丹推去之曰以君侯能供甘旨故來相過何其薄乎更置盛饌乃食及就左右進鞞丹笑曰吾聞桀駕人車豈此邪坐中皆失色就不得已令去鞞自是隱閉不關人事

谷永筆札

顧愷丹青

前漢谷永字子雲長安人與樓護俱為五侯上客長安號曰谷子雲筆札樓君卿唇舌言其見信用也永於經書沉為疏達與杜欽杜鄴略等不能洽浹如劉向父子及楊雄也其於天官京氏易最密故善言災異終大司農護字君卿少隨父為醫出入貴戚家是時王氏方盛賓客滿門五侯爭名其客

各有所厚不得左右唯護盡入其門咸得其驩心為人精辨
論議常依名節聽者皆竦仕至廣漢太守主莽專政召為前
輝光西京雜記曰五侯競致奇膳護乃合以為饋世盛稱五
侯饋以為奇味焉

晉顧愷之字長康晉陵無錫人博學有才氣好諧謔人多愛
狎之每食耳薦常自尾至本人或怪之云漸入佳境尤善丹青
圖寫特妙嘗以一厨畫糊題其前嘗寄桓玄皆其所珍惜
者玄發其厨後竊其畫而緘閉如舊還之給云未開愷之見
封題如初直云妙畫通靈變化而去亦猶人之登仙了無怪
色其矜伐過實少年因相稱譽以為戲弄初在桓溫府嘗云
愷之體中癡點各半合而論之正得平耳故俗傳愷之有三
絕才絕畫絕癡絕終散騎常侍

戴逵破琴

謝敷應星

晉書戴逵字安道譙國人少博學善屬文能鼓琴工書畫其
餘巧藝靡不畢綜武陵王晞聞其善鼓琴使人召之逵對使
者破琴曰戴安道不為王門令人晞怒乃引其兄述述欣然
擁琴而往後累召不起

晉謝敷字慶緒會稽人性澄靖寡欲入太平山十餘年召皆
不就初月犯少微少微一名處士星口者以隱士當之戴逵
有羨才人或憂之俄而敷死故會稽人士以嘲其人云其中
高士求死不得死

阮宣杖頭

畢卓甕下

晉書阮脩字宣子咸從弟也好易老善清言性簡任不脩人
事常步行以百錢掛杖頭至酒店便獨醉暢雖當世富貴而
不肯顧家無儋石之儲晏如也與兄弟同志常自得於林阜
間王衍與脩談易言寡旨暢衍歎服焉脩居貧年四十餘未

有室王敦等飲錢為婚皆名士也時慕之者求入錢而不得後為太子洗馬避亂為賊所害

晉畢卓字茂世初蔡鯽陽入少希放達為吏部郎中常飲酒廢職比舍郎釀熟車因醉夜至其甕間盜飲為掌酒者所縛明且視之乃畢吏部也遽釋其縛卓遂引主人宴於甕側致醉而去常謂人曰得酒蒲數百斛缸四時甘味置兩頭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過江為温嶠長史

文伯羞鼈

孟宗寄鮓

魯語曰公父字文伯飲南宮敬叔酒以露睹父為客羞鼈小焉睹父怒相延食鼈辭曰君使鼈長而後食之遂出文伯之母聞之怒曰吾聞之先子曰祭養尸鄉養養上賓鼈於何有而使夫人怒也遂逐之五日魯夫人辭而復之

吳錄孟仁字恭武本名宗江夏人少從李肅學其母為作厚蓐大被曰小兒無德致客學者多貧故為廣被庶可得與氣類接也其讀書夙夜不懈奇之曰卿宰相器也除鹽池司馬自能結細手以捕魚作鮓寄母母以還之曰汝為魚官而以鮓寄我非避嫌也遷吳令時皆不得將家之官每得時物未以寄母常不先食楚國先賢傳曰宗母嗜鮓冬節將至時鮓未生宗入竹林哀歎而鮓為之出得以供母皆以為至孝所感任孫皓至司空

新刊徐狀元補注蒙求卷上終

14093

311 101022

Handwritten marks and scribbles in the top right corner.

家
水
卷

五
二

